

只需稍加思索,你会发现电子数码照片背后隐藏的技术并不复杂。电子摄像如同在一个巨大棋盘每个交点上涂上颜色,从远处看,类似于一个数字图像。作为一种画法,点画法发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具有精准尺寸的绘画技巧,从随意的印象派分离出来。实际上数码摄影是随着数字计算机发展而发展。尽管数字摄影创意非常简明,但是将创意变成实用技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 史蒂文·赛尚

Andrew Boyd(安德鲁·博伊德)文 姜小龙 译

突然闪出一个新想法,为什么不从头开始,发明一个没有移动零件的全新照相机?一个照相机能捕捉图像,将其以数码图片格式存贮下来,并且将数字图像在电视机上显示出来。与两位很有天分的技术员一起,他们整理出实验室后面一块空间,开始了研发工作。他们废物利用,不断尝试。不到一年时间,他们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数码相机,赛尚称之为便携式数码相机,与家用烤面包机大小相似。

而赛尚开始在柯达公司内部演示数码相机,并认真准备回答技术问题。但是没人关心任何技术细节。问题聚焦在技术的影响方面:为什么要在电视上看照片?数字照片如何存贮?电子照片影集是什么样

的?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中期,首批个人电脑刚刚问世。其实在柯达领导层提出问题背后,他们最关心的是,数码相机是否会冲击当时柯

达高利润的胶卷市场。柯达产品没能和技术发展与时俱进,使得它从一个曾经等同于今日苹果和微软一样的巨无霸公司,变成一个在昔日辉煌外壳下的企业。

从历史角度看,赛尚成功时,摄影技术发展并不确定。数码相机主导摄影行业并非仅仅取决于数码相机自身发展,而且与分享图片技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可以

掏出只有5盎司重的智能手机,拍出一个高分辨率的照片,只需按一个键,通过无线网络,可将其传送给远方友人。赛尚当年所作所为只是“将食物送到嘴边”而已。正如赛尚所言:不论研发任何产品,不仅要关注你的发明,而且

要关注相关技术是否与你同行。

## 秋色

陈迅

明代画家文徵明《秋色图》,画个草堂在山水间,门前的树叶红了,有人在草堂读书,有位客人策杖走在桥上。题画诗云:“秋色离离到草堂,早看疏叶点新霜。道人自得萧闲味,睡起摊书映夕阳。”这个道人大概睡了个自然醒,看到窗外稀疏的秋叶红得可爱。秋色给人太多的启示,删繁就简,简单生活,摊开一本书,泡上一壶茶,直到夕阳西下。

就在母亲从自己房间缓步走出来时,我看到的母亲神情,几乎是带着点孩童的得意而又掩饰不住。母亲说,本来要睡觉的,看到马张继科比赛,想看咯,没想到打到这么晚。已经是快夜里十一点了。对于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来说,还没有睡觉,还在看乒乓球比赛的直播,多少有点与众不同。这才是母亲神情中孩童般的得意而又掩饰不住的原因。母亲平时睡觉并不晚,但是乒乓球比赛,还有女排比赛,她喜欢看。只不过母亲也要表示出“歉意”——不是有意要看到这么晚,实在是看了一半心里

## 争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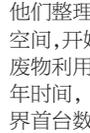
马尚龙

放不下了,我心里自然明白,母亲就没有想过看一会就睡觉的。因为母亲如此的“歉意”神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只是我们从未阻止。母亲喜欢看体育比赛,严格地说是喜欢看有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的比赛。有时候比赛转播是在早晨,母亲则是另一种姿态。母亲年事已高,动作渐缓,而且母亲向来仔细考究,早晨从盥洗到早餐完毕,总是要有一个多小时,没有一道程序可以省略。但是只要早晨有乒乓比赛女排比赛,母亲的仔细考究和程序都大大缩水,早饭也顾不上在餐桌细嚼慢咽,只是叉了一个馒头,坐到了电视机前。

母亲叫得出乒乓球国手女排队员的名字,甚至还知道谁现在打得好了,谁退步了。这几乎是有专业度了,子女后代都未必说得清楚。很难说清楚母亲到底喜欢哪位名将,不过我知道母亲心里是有她的标准的,那就是“争气”。

“交关争气”,常是母亲看完比赛后和我们“复盘”的核心内容。“争气”又何尝不是母亲对自己和对子女的要求?直至母亲抱恙在床、思语皆废,我想到了母亲一生给予子女最大的影响,恰恰也是争气这两个字。在“文革”中,父亲蒙受迫害,母亲可以变卖家具,可以去生产组结绒线衫养家糊口,我至今还能回想起,为代父亲受过,母亲每天拿着长柄扫帚平静地去弄堂扫地的淡定。这就是母亲的“争气”了。争气争的是以让我们“炫耀”,也可以说是母亲的争气了。时始终矢志不渝,也是在贫困时仍旧保持清高的为人之道。多少年后,当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就之后,才发现,我们做人和做事的最核心动力,就是争气,母亲藉此也总是会提及我们小时候如何争气,我们就像是她带出来的运动员了。

母亲喜欢争气和争气的人,一直延续到了晚年,表现出来的便是热爱生活。母亲每天要为自己配药,什么一天两次,一次两片等等,不愿意别人代劳,她相信自己超过相信别人。若有客人来,母亲必定是穿戴整齐;若是阖家外出,母亲都要精心梳妆,还要背一个小坤包,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放在包里的,这就是母亲自年轻起的生活习惯。母亲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还有长寿——母亲是我们家族里迄今为止最长寿的,



今年

是著名电影演员顾也鲁诞辰100周年纪念。从旧上海过来的人都知道他——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袖珍小生”。活跃于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线女演员,如周璇、上官云珠、王丹凤、舒绣文、英茵、陈云裳、陈娟娟、李丽华、欧阳莎菲、林默予等等,都与他有过合作。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演过40多出话剧,拍过70多部电影、100多集电视剧。这个数字令我吃惊!顾也鲁早期的电影实践就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缩影。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与他有过一段较长时期的交往、接触。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热情、谦虚、没有一点儿明星架子的人,因此,我与太太也常上他建国路的家去,每次他与太太都热情地接待,与我们讲他的演剧经历,讲他与太太、子女们的故事,就像在与一位老朋友、家人在拉家常一样,无拘无束,交谈甚洽、甚欢。他每次来信以及他

在送我们的自传、回忆录上的题签都谦恭地称我们“兄嫂”,令我们汗颜。顾老先生大我们近三十岁,做“父辈”绰绰有余(他大女儿顾红与我同岁)。晚年他住进了养老院,我们去看他,他心情特好,尽管走路不太方便,却执意要下楼陪我们去花园里散步,交谈。他是一位充满阳光的人。

顾也鲁有收集电影资料、照片的习惯,他在上海电影界是保存照片资料最多的人。每次我们去,他都要请我们看他的照片,挂在墙上的及一本本剪报、影集。他多次给我们讲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迎接新中国成立时的喜悦心情,他得意的两张照片就是他和十多名演员在香港扯旗山上躲开人群用自己的人体排成“五星红旗”与“人民”两个图案,他们哼着《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的歌曲并拍成照片,他称这是“身体力行展红旗”(此两张照片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曾送到北京展出),表达了青年顾也鲁们的爱国热忱和对光明的向往。

顾也鲁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他爱国家,爱朋友,爱家人。他有几次将他妻子学生时代的照片给我们看,多次夸赞他太太漂亮、贤淑,两人从年轻时相恋、结婚,一路走来相伴到老,共同养育了很有品性、出息的五个子女,他自豪地称赞妻子“关爱家庭,勤俭操持,相夫教子,贤声德望,不愧为令人敬重的贤妻良母。”(顾也鲁:《仙凡阻隔念老伴》)。

顾也鲁在他一生的演艺生涯中,他的出众演技是大家公认的,但他从不挑角色,主角、配角;正角、反角,戏多戏少,他从无怨言,甚至让他担任艰苦繁重的制片工作,他也勤恳耐劳地去做好,他多次与我说起他当年拍电影《鸡毛信》担任制片的情况,繁重的工作他说得轻松有趣,管杂乱的战争道具,管几位调皮的儿童演员



今年

是著名电影演员顾也鲁诞辰100周年纪念。从旧上海过来的人都知道他——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袖珍小生”。活跃于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线女演员,如周璇、上官云珠、王丹凤、舒绣文、英茵、陈云裳、陈娟娟、李丽华、欧阳莎菲、林默予等等,都与他有过合作。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演过40多出话剧,拍过70多部电影、100多集电视剧。这个数字令我吃惊!顾也鲁早期的电影实践就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缩影。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与他有过一段较长时期的交往、接触。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热情、谦虚、没有一点儿明星架子的人,因此,我与太太也常上他建国路的家去,每次他与太太都热情地接待,与我们讲他的演剧经历,讲他与太太、子女们的故事,就像在与一位老朋友、家人在拉家常一样,无拘无束,交谈甚洽、甚欢。他每次来信以及他

在送我们的自传、回忆录上的题签都谦恭地称我们“兄嫂”,令我们汗颜。顾老先生大我们近三十岁,做“父辈”绰绰有余(他大女儿顾红与我同岁)。晚年他住进了养老院,我们去看他,他心情特好,尽管走路不太方便,却执意要下楼陪我们去花园里散步,交谈。他是一位充满阳光的人。

顾也鲁有收集电影资料、照片的习惯,他在上海电影界是保存照片资料最多的人。每次我们去,他都要请我们看他的照片,挂在墙上的及一本本剪报、影集。他多次给我们讲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迎接新中国成立时的喜悦心情,他得意的两张照片就是他和十多名演员在香港扯旗山上躲开人群用自己的人体排成“五星红旗”与“人民”两个图案,他们哼着《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的歌曲并拍成照片,他称这是“身体力行展红旗”(此两张照片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曾送到北京展出),表达了青年顾也鲁们的爱国热忱和对光明的向往。

顾也鲁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他爱国家,爱朋友,爱家人。他有几次将他妻子学生时代的照片给我们看,多次夸赞他太太漂亮、贤淑,两人从年轻时相恋、结婚,一路走来相伴到老,共同养育了很有品性、出息的五个子女,他自豪地称赞妻子“关爱家庭,勤俭操持,相夫教子,贤声德望,不愧为令人敬重的贤妻良母。”(顾也鲁:《仙凡阻隔念老伴》)。

顾也鲁在他一生的演艺生涯中,他的出众演技是大家公认的,但他从不挑角色,主角、配角;正角、反角,戏多戏少,他从无怨言,甚至让他担任艰苦繁重的制片工作,他也勤恳耐劳地去做好,他多次与我说起他当年拍电影《鸡毛信》担任制片的情况,繁重的工作他说得轻松有趣,管杂乱的战争道具,管几位调皮的儿童演员

## 自设的价值尺度

我对同事说,我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是看他在三个方面的态度:一、如何对待工作;二、如何对待事业;三、如何对待他人。

对待工作,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用心工作与不用心工作所产生的效果大不同——用心工作,就能全身心投入,就特别注重细节,小事也当大事来做。那么,就不会有闪失,完美地实现工作意图。不用心工作,总是疲于应付,做表面文章,一遇麻烦,就强调客观条件,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所谓敬业,就是把自己不喜欢的事,也干得精细、干得有声有色。这在伏尔泰的《赣第德》中有生动的阐释,可以参阅。

事业,是一个人超越生活活动之上、关乎价值实现的主动选择,故,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要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因为如此,有事业追求的人,胸有大志,境界高标,会让人心生敬重。如何选择事业,如何成就事业,是一面人生的镜子,它会让人看到追求者目标是不是明确、信念

是不是坚定,路径是不是正确、智慧是不是高超、气象是不是非凡,进而给别人一种启示、一种触动、一种激励、一种提升。它会让凡人在榜样力量的推动下,虽干的是小事,虽从事的是普通职业,也催生出事业心,从而创造性地劳动,在平凡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对待他人的态度,能反映出一个的人格境界。一个人,对长者敬,对幼者呵护,对同龄或同侪讲究平等,那么这个人就有健康的心灵格局与稳健的精神秩序。就不会犯上作乱,就不会欺上瞒下,就不会逢迎阿世,就不会恃强凌弱,就不会心怀叵测,就不会巧取豪夺……就会自尊自重地立于人世、立于人群,就会有阳光心态,就会乐善好施,就会关怀悲悯,也就会善于承受、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这样的人,可以亲近,可以信任,可以结伴而行,可以合作共事。

顾也鲁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他爱国家,爱朋友,爱家人。他有几次将他妻子学生时代的照片给我们看,多次夸赞他太太漂亮、贤淑,两人从年轻时相恋、结婚,一路走来相伴到老,共同养育了很有品性、出息的五个子女,他自豪地称赞妻子“关爱家庭,勤俭操持,相夫教子,贤声德望,不愧为令人敬重的贤妻良母。”(顾也鲁:《仙凡阻隔念老伴》)。

顾也鲁在他一生的演艺生涯中,他的出众演技是大家公认的,但他从不挑角色,主角、配角;正角、反角,戏多戏少,他从无怨言,甚至让他担任艰苦繁重的制片工作,他也勤恳耐劳地去做好,他多次与我说起他当年拍电影《鸡毛信》担任制片的情况,繁重的工作他说得轻松有趣,管杂乱的战争道具,管几位调皮的儿童演员



绍兴柯桥 (油画) 陈正瑜

和几十头羊,与导演石挥、副导演谢晋配合得十分默契,电影拍得非常成功。这部电影不仅获得了文化部的嘉奖,还获得了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影片奖”。晚年的顾也鲁虽然不拍电影了,但他勤于笔耕,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出版回忆录,因为他自己的亲力亲为,就像他曾经拥有的众多“影迷”(如今叫“粉丝”)一样,很受读者的欢迎。他称自己的笔耕是

在他的晚年“为佳色艳阳的社会奉献自己的余热,是为亲友、朋友、子女们留作一生的纪念”。有一次,他的一篇稿子先后收到了两笔稿费,他立刻退给了回来,并附信仔细地作了说明。顾老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七年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睿智、亲切的声音,但他留给我们的德与艺,是中国电影界的宝贵财富。德艺双馨的顾也鲁是今天从事电影、电视行业的年青一代的楷模!

## 独树镇“独树一帜”

吴东峰

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青松苍翠,绿草掩映。岗上,一把25米高的变形刺刀直刺苍天。这把刺刀,就是红二十五军独树镇镇纪念碑。八十多年前的这场血战,决定了红二十五军起步长征路的生死存亡。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锋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这支部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孤军作战的孤军。那是红军长征出发后十天(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前梯队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等一线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猛攻,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血战在独树镇爆发了。

笔者曾有幸采访了经历过独树镇战役的老将军刘震、张池明、陈先瑞、叶建民、宋维斌、詹大南、胡继成、张竭诚、邓少东、杨克武、

毛和发、程启文、程世清等十多位红二十五军老战士,他们谈起那场战斗依然刀光剑影——

那天的气候又极为恶劣,红二十五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

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宋维斌将军在回忆独树镇战役时告诉笔者,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即刻赶到二二四团,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在战斗最危险的时刻,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随即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

叶建民将军回忆,当红二十五军大队人马刚刚越过了县城大道时,前方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随即,手榴弹传令兵奔来向徐海东

副军长报告:“副军长,前面的部队与敌人遭遇了。”徐海东一听部队遭到了敌人阻击,立即问:“吴政委在哪儿?”随即率领二二三团官兵一气跑到独树镇,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赶到前面时,叶建民回忆说徐海东非常善于打仗,他集中全部轻重机枪组成“人”字形攻势,向敌人猛烈反击。

但经过随后几番激战,红军仍未能打开突围缺口,只能转而坚守。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震将军所在连在敌人占领的段庄、马庄抢了一个小山头,就地抗击。他回忆,敌人连续向他们阵地发起五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在敌人第五次进攻时,连长英勇牺牲,上级命令刘震代理连长。刘震回忆说,这一仗全连伤亡30多人,但剩下了40多人,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

红二十五军官兵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独树镇战斗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近距离感受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大捷,请看本栏。

十日谈 长征的细节